

青年学生“丧文化”生成逻辑探赜

杨德雄

渭南师范学院

DOI:10.12238/pe.v3i4.15068

[摘要] “丧文化”在青年学生群体中得以流行的原因除了其本身话语结构简练、内涵丰富以及具有灰色幽默性质外,我们还必须从社会、高校、家庭以及青年学生自身四个维度厘清其生成逻辑,从社会矛盾的高度对“丧文化”进行生成逻辑分析,才能准确把握“丧文化”的形成机理。

[关键词] 青年学生; 丧文化; 价值观

中图分类号: G455 **文献标识码:** A

The logic of the formation of "culture of death" among young students is explored

Dexiong Yang

Weinan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popularity of "culture of death" among young students is due not only to its concise discourse structure, rich connotations, and gray humor but also requires us to clarify its formation logic from four dimensions: society, universities, families, and the students themselves. Analyzing the generation logic of "culture of death"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 contradictions is essential for accurately grasping its formation mechanism.

[Key words] Young students; Funeral culture; Values

引言

社会环境因素建构了00后鲜明的时代特征,而这代人所展现出的,除青年的普遍特质外,还有中国社会转型背景在他们成长历程中留下的独特的烙印,这也是当下时代变迁的记录,因此可以说“任何一种新兴的青年文化现象背后,都潜伏着一定的社会动因和个人因素”,而“丧文化”的产生和流行与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的加速时期有着密切因果关系,“技术性的时空分离和重组、社会关系的“脱域”、抽象系统等现代性因素的张力不断扩大,整体性的社会断裂是这一时期的必然结果”,社会转型期造成的心理动荡从而引发的“丧文化”流行是青年学生在社会转型期的一种精神诉求。生存压力以及市场竞争骤增成为推动“丧文化”发展的社会动因。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导致各种社会矛盾日益凸显、就业压力大,增加了青年的危机意识、弱化了青年学生群体的幸福感,社会的快速发展致使理想与现实的差距不断扩大成为“丧文化”形成的“催化剂”。一方面,当面对“理想”与“现实”之间存在的巨大落差以及能力结构无法破局所带来的压力,青年学生选择以“丧”止“丧”,寄情于“丧文化”与自身的诉求的内心活动产生的共鸣,正如菲尔·科恩所说:“‘丧文化’是一种想象性地解决青年困境的文化实践,是辛苦奋斗在城市、前途渺茫无望的青年人,以自嘲的态度、自虐的语言所展开的一场‘阿Q’式的文化解围”;另一方面,智能时代

的到来加快了信息的传播速度和面积,使得受众群体无限扩大,同时网络媒体打着言论自由的旗帜过分地夸大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以个例谈普遍,意图左右尚未涉世的青年学生的价值判断。例如,2018年4月,《摩拜创始人套现15亿:你的同龄人,正在抛弃你》曾经刷爆朋友圈、微博热门搜索列表社交平台,数小时阅读量超过十万,这篇文章通过将一个普通的成功的商业案例以微言大义的方式描述成广大青年人的失败,并且文章还得了绝大多数人都无法获取自己理想的生活方式的结论,文章获得了数百万的点击,诱发了诸多青年学生的哀怨情绪。有的媒体存在不良动机,利用“丧文化”的多种表现形式刻意渲染愤怒的社会氛围,煽动人们不满的情绪,企图让更多的人对社会充满愤恨和不满,猎奇心极强并且长期活跃于朋友圈、知乎、微博等社交媒体中的青年学生自然成为了他们眼中的“猎物”,成为了被利用的工具。

1 部分高校对学生心理变化的重视和正确引导明显缺位

青年学生正处在“拔节孕穗期”,内心更加敏感和脆弱,一旦来自外部的压力超出所能承受的范围时,内心防线将不堪一击。高校忽视“丧文化”在青年学生群体中的影响力,低估了其在青年学生价值观形成过程中产生的消极作用,导致学生心理变化被忽视从而未能及时对学生主流价值观的正确引导。虽

然高校建有心理辅导室,但被贴着“不够实用,不够专业,不够主动”的“三不够”标签,加上中国传统的“家丑不可外扬”的认知结构,强势把看心理医生的行为认为是“见不得人”的羞耻行为。内外因证明,在中国,青年学生在心理出现问题时,无法得到自身以及外部的重视,内心的焦虑也无法得到有效疏导。然而,“丧文化”的存在却使青年学生找到情绪宣泄的突破口,他们利用“丧文化”各种表现形式表达心中的不满、压抑、颓废、以此安慰内心的焦虑不安,这种方式加剧了学生在面对困境和压力时的无力感,仅仅满足了学生逃避心理,得到暂时性“自由”,这也是越来越多的青年学生倾向于用“丧文化”来表达自我的重要原因。同时,高校对于青年学生的挫折教育和社会责任感的培养缺位,多数高校采取“一带多”的辅导员管理模式,完全无法顾及每个学生身上发生的变化。当学生深陷“丧文化”之中时,辅导员却毫不知情,更不必说采取有效措施预防“丧文化”消极影响的侵扰。更严重的问题高校对主流价值观流于表面,不重视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没有发挥其作为铸魂育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作用。

2 当代家庭教育的观念忽略了子女抗挫能力的培养

与父母亲一代人相比较,当代青年的生活条件有了明显的提升,学生在许多方面都会想方设法满足子女提出的要求,这是因为父母亲都不想子女再过上自己曾经艰苦的生活,因此,家长自身的经历促使其想方设法满足孩子的各种愿望和需求。在物质生活条件优越以及在家长的溺爱和保护下,明显弱化学生青年学生应对困难和挫折的能力。在家长眼中,自家小孩“拼爹”拼不过别人家,于是把希望寄托在子女身上,准确地说是在子女考试能够获取高分,在家长眼中,衡量孩子优秀与否在于分数高低,子女的心理健康状况以及道德修养弃之不理,大喊“分数就是金钱”、“分数就是命”等口号,过度看重分数。正如很多学生所经历的,青年学生他们在父母的督促下,不惜花钱追求文化成绩,每天奔走于学校和补习班,家长们始终关注孩子的知识教育,而忽略了对孩子综合能力的培养。正是由于家庭教育的不足,有的青年学生在学习和生活中遇到困难和挫折时,就会丧失信心而产生焦虑。有的青年学生自甘堕落甚至走上极端道路,有的青年学生在工作中遇到困难,怨天尤人,既没有能力采取有效的办法去解决问题,也不去请教别人。“究其思想根源,就是经济社会和城市化的发展带来的孤独、渺小、无助感而导致‘落差丧’”。家庭教育的不全面,使得青年学生面对现实社会产生孤独感、无助感以及无力感,从而导致了青年学生在面对现实和理想之间存在的落差时表现出无助,“丧文化”恰好满足了青年学生这种无助的社会心理需求。

3 青年学生试图用悲观行为达到自我防御目的

青年学生通过充满“丧”色彩的表达方式来对社会进行消极反抗,试图用悲观行为实现主动污名化,从而达到自我防御、避免尴尬的目的,在美国心理学家Norem看来,这是一种自我保护的认知策略。青年学生不论是在网络中或者是在日常生活中,“丧”的情绪可以说是无处不在,青年学生他们对于这些喜闻乐

见的“丧文化”极力追捧,他们用“丧语言”来表达自己的情绪,进行自我丑化的角色扮演,比如“有时候不努力一下,就不知道什么叫绝望”“自从得了精神病,我的精神就好多了”等自嘲段子;用“丧行为”来进行自我防御,避免在人前尴尬,企图用低自我期望行为掩盖自身的无能和颓废,从而降低理想与现实带来的落差感,对那些不思进取但想找到冠冕堂皇的借口掩盖自身懦弱的群体具有极大的吸引力,正如田林楠学者所说“丧文化体验对于那些生活平淡,压抑、无聊中的用户来说,构成了致命的吸引力,获得强烈的快感和自我解脱”。同时青年学生在这一年龄段的自控能力和判断能力都较差,遇到困难和挫折时,一些受“丧文化”荼毒较深的学生往往选择逃避而不是迎难而上。面对来自学业、生活和工作等方面的压力,以及即将毕业所面临的就业压力、买房买车等一些压力而产生一种焦虑和无助等负面情绪,当理想被现实无情的打败时,会使青年学生对“爱拼才会赢”“努力就会成功”这样的主流价值观产生怀疑和否定的态度,持着“以后再说吧”、“未来谁知道呢”、“努力不一定成功,但不努力一定更舒服”等佛系观念继续着颓废生活,当发现自己的努力难以打破固化的阶级的绝望以及认识到自身无能时,“丧文化”成为了这类人的“遮羞布”,他们喜欢用“丧”来描述自己的生活、定义自己的人生,表达自己对生活的态度。从心理学角度上看,热衷于“丧文化”实际上是一种非正常的心理或精神上的病态。青年学生把“丧文化”作为对生活困境时的“避难所”,只有躲藏在这个“避难所”里才会感觉到安全,内心的不安和惶恐才会一扫而空。

4 结语

无论处于什么时代,我们都需要有积极健康的生活态度,我们需要有活力、有理想、有创造力的年轻一代来为社会做出贡献。特别是青年学生,他们精力充沛,有抱负、有实力,是全社会最具有活力和创造力的群体。虽然在当今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多样化的社会环境中,各种文化现象相继出现,青年学生容易受到多元文化的影响,价值观在形成过程中易受到外界影响而偏离主流价值观。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青年学生,不应该盲目地沉浸在网络的吐槽和宣泄之中,终日以“丧文化”来企图逃避现实带来的困境,更不能“丧”来定义自己的人生,用“佛系”态度对待生活,而是应胸怀理想、志存高远,奋力拼搏,艰苦奋斗,为实现自己的理想而奋斗。“丧文化”所形成的是一个社会性问题,解决途径必然依赖于社会、教育、家庭以及青年学生价值观四大方面的建设和发展,全方面对青年学生进行文化的教育以及价值观的引导,才能有效避免“丧文化”的强势冲击所带来的消极影响,甚至可以从根源上杜绝“丧文化”的滋生。

【参考文献】

- [1]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N].人民日报,2017.10.28.
- [2]董扣艳.“丧文化”现象与青年社会心态透视[J].中国青年研究,2017,(11):23-28.

[3]邓宏霞.当代青年“丧文化”的内涵解析和策略引导[J].河北青年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8,30(03):10-15.

[4]蒋建国,李颖欣.网络情绪表达与价值观引领——对“丧文化”的反思[J].长白学刊,2018,(06):143-151.

[5]马忠红,陈霖.无法忽视的另一种力量——新媒介与青年亚文化研究[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5.5.6.

[6]董子铭.情绪释放与技术催生:新媒介环境下的“丧”文化解读[J].新闻界,2017,(11):45-51.

[7]田林楠.视觉快感与狂欢体验:社交网络成瘾的社会学探索[J].天府新论,2016,(04):134-140.

[8]刘放桐.新编现代西方哲学[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637.

[9]符明秋,孙珍.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丧文化”治理[J].重庆社会科学,2020,(02):56-65.

[10][英]安迪·班尼特著.中国青年政治学院青年文化译介小组译:亚文化之后:对于当代青年文化的批判研究[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12.111.113.

作者简介:

杨德雄(1987--),男,汉族,宁夏盐池人,助理研究员,渭南师范学院人事处人劳科副科长,研究方向为高校治理能力建设问题研究。